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

克菴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蒙菴銘

蒙菴鄱陽董錫叔子宴居講學之室也新安程洵正翁推易之意爲之銘曰

其稟也潔其動也洌遇險而滅有待乃達以導以決吞吐日月維心之發亦若是烈一與物接正以枉奪維思之近維問之切維進其德維居其業日加省察是存養法無作無輟與聖同轍聖謨孔睠我名是設

汪子長不遠復齋銘

適越北首之燕南轅出門茫然孰越孰燕亟悟其非改圖易轍疾徐中節乃燕乃越是故先聖垂訓孔明吉凶悔吝孳（悔云孳當作悉以聲而譌）由動生有顯六爻上坤下震動惟厥初必戒必謹曰善不善緊一念間由改與否有跖與顏我其鑒此玩復之初知斯體斯亦顏之徒何以知之察於己獨又何體之不遠而復

跋西京要書後

乾道五年予辱永嘉劉孝移之招至郡門同舍生有喜言漢史者予撥其要畀抄之以便覽觀他日歸乃舉似

童叔重兄弟叔重欣然卽命筆綴紙窮晝夜爲之旣成
出以示予予嘗攷文章自三代以來惟漢唐宋爲盛而
言古文者必以西京爲宗溢班孟堅之文與賈誼司馬
遷相如揚雄諸公之作互相映發故其壯偉奇麗至此
恨讀之者力多窮於記誦心或陋於見解故得其門者
或寡而況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記曰人莫不飲食
也鮮能知味也豈惟學問文詞亦然前輩論班馬之文
以爲子長學莊周孟堅學左氏予始讀孟堅之書不見
其所以學左氏者中殊憒悶後乃釋然而笑曰陋哉吾

之見也夫謹毛而失貌豈古之所謂善相者乎叔重果有志於斯文當誠以斯言參之它日有省於此釋然而笑當知吾言之不妄淳熙元年八月三日新安程洵書

跋練溪詩話後

練溪居士張順之少好為詩老而不衰嘗得句法於金陵吳思道思道蓋東坡先生門下士也東坡之詩并包衆體天寬地大思道得其一體而順之承其後焉則其源流可知矣順之既倦遊歸休乎練溪之上惜其平日所得於思道及前輩諸名勝者將遂湮沒無聞乃錄詩

話一編以記之而其旨趣大率不出思道機軸之外既成錄以寄予俾書其後時予方有行役未暇也未幾順之卒書亦爲人取去其兄集之每有書來輒以爲言因復訪得之三復其言慨然太息恨順之不可見而前輩凋零也乃書以寄集之幷其本歸之云年月日程洵書

跋胡季隨恕齋記後

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問於聖人者多矣未有若子貢問是之切也夫子特告以恕且又爲疏其義若慮子貢有

未達然者以子貢之方從聖人如是之久於恕豈容眞有未達者哉蓋子貢嘗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抑之以爲非所及則其病固不在於行故聖人因其終身行之之問而復告之如此若曰是道也雖終身行之猶慮其未盡也而爾自謂已能之其果能之矣乎嗚呼賢如子貢於恕之道猶當勉焉如此況後之學者可不始卒一致佩服踐履以爲求仁之方乎安行之以是名其讀書之室而朝夕自警省者也然恕之爲義聖人旣已疏之矣所以告子貢之本意抑不

失其爲愛行之也行之其益勉之哉淳熙丙午六月日

程洵書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梅云此篇文公嘗爲作跋

祐陵卽位之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與之復慶歷嘉祐之治德甚美俄曾丞相當國復以紹述事啟上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不可解靖康之亂實基於此洵嘗讀其書而悲之今觀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於憂國懇懇之誠衰拙於此豈能恝然但

再三則𧨏終於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事望之耶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洵官衡陽朱公曾孫涗爲郡法曹掾數出文昭此帖及道鄉鄒公侍郞陸公諸帖洵敬觀數公皆近世名卿而曾鄒風節尤峻三復想見其人因書卷末年月日程洵書

周徽之詩集序

德興自汪公彥章以詩名天下其後趙公德麟徐公師相繼以寓居里中其於詩蓋親傳元祐正宗者樂倡所聞以詔後學於是張公彥實董公仲達數君子起而和

之而德與詩人之名隱然聞四方數十年來前輩凋喪略盡而遺風餘澤猶有存者能賦之士時時特起若周君徽之其一也君少俊敏紹與中子客董琦順之家始識之順之蓋君女兄之夫也方是時君銳意舉子業欲唾手取科第不暇爲他學既而屢試不第自信窮達之有命也於是用其所以爲科舉業者一意於詩遇得意處語亦驚人其所與友里人董雲淸應辰葉伯起升卿亦同時以詩鳴者蓋應辰之詩或奇峭升卿之詩多溫麗而君之詩淸平豐融體雖不同俱可喜也三人者相

得歡甚居無何應辰調官中都客死君亦繼以疾不起淳熙十五年予歸自湘中君之歿若干年矣其甥董銖叔重以君詩一編見屬爲序且曰舅氏早歿學不究其才懼猶有累何盍删取其精者存之庶可傳也予謝不敢然君詩之工者要爲可傳故卒爲删而序之蓋君非特工詩其行義固自有可書者君兄弟兩人友愛甚篤其弟某所得先疇與君等久而家寖貧君不忍獨飽每賙之及病革卻妻子召其弟來前索紙筆書巳田若干畝遺之初不以語妻子既而其妻子聞之亦欣然從治

命若君者雖不遇於時而其道行於兄弟妻子之閒者如此則其所可書者豈特詩而已乎君詩古律合若干而贈別少范甥長句爲集中第一故取以冠篇端少范叔重舊字也年月日程洵書

婺源四十都義役關書序

淳熙十六年秋永嘉徐公自太常丞出守新安旣下車日閱訟庭文書欲求民所利病罷行之而民之以役使不均言者十常三四公慨然屬其士民而告之曰役之不均固也然天下之事惟合於義則人自悅服而不爭

蓋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而爲之不公且平無有也公且平矣人猶以爲病亦無有也就使有之是亦妄人而已矣一妄人以私意敗公義衆將不容且官有刑以威之則亦何所施其憸倢之毒吾聞二浙之民頃嘗行所謂義役者意蓋本此故言事之臣嘗以其事聞而朝廷亦知其便民也行下如章若等亦有意乎衆皆讙曰公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異時官此邦者固有以是勸民而民亦有爲之而享其利者矣然所行未能周乎諸邑所約未能盡乎人情而守之或不堅則姦民猾吏又得

從而敗壞之公誠能舉行舊章倡之於上而使其屬各
率所部和之於下去其害而從其利民將悅而趨之必
使無訟其在茲乎公曰然於是以其事下諸邑俾長民
者與其佐盡力而𤼵源在諸邑爲最劇令陳侯丞曾侯
簿潘侯尉樊侯率先奉行既已成公志且以導斯民好
義之心隆此方禮遜之俗其爲惠大矣某邑之下士有
山田在縣之西四十都得以與其義主其約既成因著
賢守令與其寮所以切爲民之意於篇端而條其要束
於後若夫視其從違而爲之勸懲則有已亥之詔旨在

十一月程洵序

許氏步雲樓記

涉韓溪而西道原田閒曲折凡四五里許乃有屋廬人家甍棟連接重屋特起於其閒者許君思忠之步雲樓也始許氏居此鄉雖雄於財而其子弟未甚知學問故其習俗鄙陋思忠兄弟出而思有以變之於是闢館舍延師儒聚六經百氏之書於其閒使其子弟悉舍他日之習而肄業焉予同里人也故知之爲詳思忠閒嘗與予登斯樓而四顧則連山參差如環如璋如幃如屏若

維若登目之所及廓然可以宣堙鬱而導淸曠而身之所處超然如立乎雲空煙靄之上也予徘徊徙倚久而不能去思忠曰願有記也予惟君子之爲室廬樓觀而必命之名非特以志居處之安登臨之美而已固將有所規焉今思忠之名斯樓不取諸其他顧以步雲書其扁豈非期其子弟以學問之成而致身乎雲霄之上且將以大變其鄉之舊俗而自附於鄒魯之末光也耶是則可嘉也已抑予猶願有言焉昔子張學干祿之術孔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

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夫子張之所欲求者祿也聖人乃以所當致謹於言行者告之是其說也豈不大有逕庭耶然則古人之所以致其身者亦必有道矣雖今之世上之所以取士者不以行而以言然而不可以不勉也思忠之爲人溫厚質直人有扣門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在亡爲辭鄉之人多稱之其子璠昔嘗從予遊去之數年而思忠之視予猶璠之從予時也其於人終始有情義如此則其後必將有興者予以是樂爲之書淳熙七年月日程洵記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衡州在湘中爲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鬱茂中有浮屠精舍依山臨壑蕭然絶俗淳熙甲辰歳洵始造官卽往遊焉寺僧導予由寺後俛穿薈翳陟山之巓倚笻東南望則雲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耒陽縣者葢可彷彿意求於空濛杳靄之閒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謂思杜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往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爲人者謂耒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酹而弔之不可

得因卽此爲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頹圮久矣莫有嗣爲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玆山昔豫章黃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黃公以詩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略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神交千載使沒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溟漠間於是捐緡錢俾寺主僧普涇卽亭舊址建堂奉杜公祀而以黃公配焉旣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爲遷臣逐客與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遊之地衡陽

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堙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之蓋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一飯未嘗忘君黃公紬金匱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見擿權臣坐鉤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事而同於忠其俱爲人思慕不能忘有以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劉侯生數十

百歲之後而并慕二公於數十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

董崇本字說 原本下闕一頁每頁九行二十六字

然而此大學也若夫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有小學如子夏之所論是也學不躐等吾欲叔重之子由小學入大學務源其源以厚其本故命之曰浚而字以崇本始叔重從子學一志不雜予愛之而懼己之得不足以

充其質也復導之見晦翁翁一見稱其敏而喜其勤所以誘之甚至而期之甚遠逮子自湘中歸則其議論操履已非昔日之隱几者而予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既默自愧念兩家從遊之好於茲四世慨然有感因叔重求爲之說乃告以昔所聞於翁者而幷記其所感所愧如此因以自勵焉紹熙元年三月日新安程洵書

祭董順之文

維皇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修職郎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謹以清酌薄奠昭告

於亡親友迪功郎致仕董君順之之靈嗚呼順之能復舉此巵乎能復聽此詞乎能復援聞見斟酌世故以析萬里之是非乎能復應機立斷獨立不懼以處萬事之危疑乎凡今之人苟相悅慕小臨利害掉臂莫顧君獨不然人棄我取排難解紛尤篤舊故凡今之人爲我之尚告以緩急一毫莫望君獨不然以義自將指廩捐金尤篤宗黨人多謂君氣稟失平故其應物少和多英孰知古人崇功廣業惟英乃成和或易折嗚呼君之所立以國雖未足以家則有餘用能振祖考之基緒教子孫

以詩書始雖類秦漢豪傑之士而卒歸於鄒魯好禮之儒也洵也與君定交餘四十年同堂合席之日幾居其半而分襟解手之後書札亦無時而不傳蓋不特同講夫道德仁義而亦共涉夫險阻艱難視古陳雷蓋庶幾焉己酉庚戌兩過君門君雖手足疲曳已感夫末疾而精神矍鑠無異乎常人僕謂是疾也雖難於脫然去體而夫人也亦未致驟然而隕身孰知夫臨門之别乃遂有死生之分嗚呼順之今安在乎如君之精明豪傑豈遂隨死生流轉而泯泯乎蘇子有言人有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故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如君者其已爲神乎將復爲人乎香火繽紛如在其上矢以鄙詞輸我悲愴嗚呼哀哉尚饗

代作上殿劄子一

臣聞聖人之修德莫大於至孝以事親而王者之事親莫急於先意而承志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海內二十有八年夙夜憂勤終始如一恩雖足以惠利萬物不自以爲厚也必欲天下給足如祖宗之時而後已威雖足以震疊四夷不自以爲強也必欲中原恢復如版圖

之舊而後已然而功未及究一旦舉神器而授之聖子豈無意哉固將以其志之所欲成者望之也陛下欲盡事親之孝則莫若先意而承志欲盡承志之道則莫若克儉而克勤蓋惟儉可以節國用國用之節民財之所以豐也惟勤可以修政事政事之修夷狄之所以攘也民財豐天下給足之效可致矣夷狄攘中原恢復之功可期矣古之聖王復性以制習苟少肆焉一事而費十金未爲汰也而精庶事以計之則不勝其多矣愛日以求治苟少怠焉一日而廢一事未爲弛也而積一歲以

計之則不勝其衆矣故十金之費萬金之漸也一事之隳萬事之由也乾道淳熙之治巍巍如此壽皇果何以致之日勤與儉而已陛下受壽皇付託之重欲成壽皇未究之志復何以致之亦日勤與儉而已壽皇以勤儉積累之於前如歲之春夏陛下以勤儉繼承之於後如歲之秋冬父作之子述之此堯之水土未平所以有待於舜而舜之有苗弗率所以有待於禹也惟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陳僭留神省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二

臣聞求言而不能聽與不求同聽言而不能用與不聽同昔者舜受堯禪卽位之初自齊七政祀羣神之外容有當舉行者而日覲五嶽羣牧在所先焉猶以爲未也又巡行方岳使四方莫不敷奏其所欲言者汲汲如此豈以應故事而已哉葢人君卽位天下延頸跂踵以觀聖化之時也如非求言則政事得失何自而聞生民休戚何自而知得失之不聞休戚之不知聖化何由而日新乎是故聞其言則明試之以驗其功有其功則顯庸之以旌其直舜之勤如此舜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伏惟

陛下將聖之資得乎天縱剛健之威茂於日新而不自滿假臨御之始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此舜之用心也一時臣庶所上封章豈無可采之言可行之事然未聞有所采而行之者豈陛下勞於求之而未能逸於用之歟臣聞神宗皇帝即位之五月即命張方平等詳定羣臣　事之　　之言及泛論治體者即節略編寫成冊

奏御有　陳時務利害可行者即　奏付之二府施行

神宗所以致熙豐之盛者其端豈不在此此陛下家法

也惟聖明舉而行之勿謂爝火之微無益大明之照天下幸甚取進止

三

臣聞熙寧中始行免役法以救差役之弊故田里間有耆長戶長壯丁以供煙火催科追胥之役皆用民所輸錢募人爲之而百姓庶人無與焉至所謂正副者蓋保甲法也是時民皆得以安其業樂其生亦如民兵之分雖非古制而實良法也及紹興間軍旅數起調度不足始以其錢隸總制上供而所謂三色人者無以雇之則

州縣不得已勒保正副代耆長壯丁之役與戶長皆以貲產高下定差而役法寖以大壞流弊既久於是民始自相約爲義役朝廷知其便也從而申之俾自爲要約而不拘之以法比年以來江浙之間推行寖廣然官無定法而民以意行則姦人猾胥得以撓之而其約易解臣愚以爲朝廷宜略爲之制以提其綱而其委曲條目則付之民使得以其俗之所便自議之如是則庶乎其可久而不至於弊也蓋今義役之約雖所至不一而其大要有二有分歲月而人自爲之者有裒其費而衆募

人為之者於衰費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出粟臣嘗即是數者觀之莫如出田之可以久也朝廷誠欲略為之制當使鄉計其田除官田賜田官戶限田外為數若干又計一歲募人之費為數若干使凡百有田在是鄉者隨其田之多寡而為所出之多寡要以充足其費而止其人戶貲產時有所增損則歲終較其升降而所出之田亦為之增損與時民有田跨數鄉而役止於一鄉則鄉有寬狹之不同而役有勞佚之不均今亦使視田之所在各隨其多寡而出田則一鄉之田自

足供一鄉之役而何不均之患哉其略如是如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更加審議而制詔須焉使百姓稍有所遵守而不敢以私意敗公議則安業樂生之俗庶幾漸復熙豐之舊取進止

四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要之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則斯民可以免流徙之憂縣官亦無甚給貸之費昔熙寧中兩浙旱荒一時監司守臣如沈起趙不能先事爲備及饑饉作事聞朝廷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

濟之以億石而無救於饑是歲兩浙之民死者五十餘萬人及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而軾能先期奏乞寬減上供糶賣常平於縣官無一毫之損而一路帖然無一人以饑死者由此觀之豈不在於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哉臣訪聞今歲江淮諸郡旱傷去處甚多監司守臣正當先時豫備以待來歲饑民之求恭惟陛下憂勤惻怛不愧祖宗有能盡心民事如軾之爲者何請而不從何求而不獲特恐監司守臣拘文法避譏謗徒毛舉細故如勸誘富民召募

工役等事聊以塞責而無補於救荒之實使上之澤不下流此則甚可惜也臣於比年招集流亡墾闢曠土方漸有倫若遭此荒歉賑救無方必又逃散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戒飭災傷路分監司守令能盡心荒政有能先事豫備如蘇軾之爲者許優加褒賞如或措置乖方蹈洗起之失者亦重賜黜責如此庶幾江淮億萬生靈可以免溝壑之憂取進止

五

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當其窮也必有以變而

通之然後可以至於悠久而無弊人之所親愛孰有甚於其祖父與其子孫者然聖王制禮推而上之至於高祖推而下之至於元孫則不復爲之服此豈薄於所厚者哉亦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國家於歸明歸正之人加恩甚厚方其始也激勸忠義理固當然歲月既久不爲變通則優游坐食者日肥辛苦力耕者日瘠瘠有用以肥無用非計之得也今上至朝廷下至閭巷皆知其濫而重於改作者特恐騷失其心爾臣聞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爲今之計莫若量與之田視

其稍廩之多寡而三分之其始一歲給田三分之一又一歲給田三分之二又一歲則盡以其田給之其有官者亦悉使釐正務守資考與吾民等如此則變之不至於驟而待之不失爲恩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且天下之事固有其初爲之若少拂人心而人不敢非且怨者私欲不能勝公義也祖宗時宗室之衆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幼而養之長而爵之冠婚喪祭悉仰於上恩至渥也及神宗即位盡變其制而天下莫敢非宗室莫敢怨者亦以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宗室猶爾而況歸

正歸明之人乎今州郡所以困匱日甚者弊多由此失今不治後且弗支如臣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代參堂劄子一

某聞天地以生爲德而聖人以仁守位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故聖王體之至誠盡心以贊化育而輔相體之燮理寅亮以弼一人某日者待罪巖邑民事之暇竊嘗深思熟慮求所以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萬一者而有所聞焉請試誦之夫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爲萬

物之一而經獨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有大倫焉人之大倫有五而莫先於父子父子之間所以盡其倫者以有恩存焉今也無知之民迫於饑寒或生子而不舉豈不大傷天地生物之心而甚害聖王仁民之政哉某嘗試察之彼其秉彝之性初未嘗忘也特有所困苦於其中則雖繩之以法令曉之以義理懼之以異端報應之說而不暇恤也某聞蘇文忠公在□州時每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則別儲以收養棄兒近歲王詹事在湖趙侍郎在閩皆嘗行給米舉子之政此特一郡守猶能爲

之況朝廷耶某以爲今天下義倉之積所在以千萬計有司畏法謹令往往坐視其陳腐不敢輒發以予民且此本百姓寄留之物也而閟藏靳惜不以爲百姓之用則所謂什一之輸是橫歛也上無補於縣官下無補於百姓而徒橫歛以爲貪吏支移折變之資豈不甚可惜哉竊以爲可於其中歳收三之一以行給米舉子之政此亦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一也如蒙采擇乞行敷奏仍下湖福二州取會所立規例參詳立法施行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多不舉濬嚴其科寬其徭役所

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共惟宋興餘二百年累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故德在人汪洋流衍無有窮已今誠益加厚焉民之愛戴其上豈特巴人之父母而已哉惟鈞慈惻然加惠天下幸甚

內帖王詹事守湖每民舉一子給米十石爲三歲贍養之資趙侍郎師闓令鄉社各推擇素有行義之人爲鄉官每貧民家有娠及五月者許同鄰保先申鄉官鄉官躬親或遣人驗實著籍告示鄰保

度滿十月則給米一石錢一千大略如此或疑湖州所給過厚恐難以繼今若蒙准乞以福州之制參詳立法伏乞鈞照

二

某聞古之聖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故雖平安無事之時而所以爲緩急有事之備者不可不豫慮也文王之治純用德教以化其民宜若內外賓服無可虞者然其命師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至形於歌詠以慰勞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皇起居玁狁之故然則聖如

文王治如文王猶不敢於無事之時自恃以爲安而況後世乎國家自乾道再與虜和又二十餘年矣兵革不試民物歲滋實甚盛德然比年以來郡邑武衞之備不修邊徼守禦之具不飭將帥任而擇不精士卒養而訓不至是豈可不爲之慮乎鴟梟雖不鳴要不可謂之孔鸞豺虎雖不噬要不可待以犬馬故某以爲今日之所當最留意者軍政也昔孔子適衞因其民之旣庶則有富之敎之之說某竊謂軍政亦然但其所以富而敎之者與民異耳且今天下之兵號數百萬不可謂不庶也

縣官歲費中人十家之賦僅能養一兵不可謂不富也教閱有時坐作進退有法巡屬按試又有其官不可謂不教也然某猶以爲言者有富之之法而無富之之人有教之之名而無教之之實也縣官養兵厚矣而今之爲將帥者類無憂國愛士之心自其到軍卽務裒斂剝刻經營賈販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陞擢下飾子女而快已私者皆於此乎取之故官之所廩雖厚而兵之所得實薄或不能自給則去習他技日遊市井貿易錐刀以爲衣食之資而爲之長者旣取之不以道中愧外畏

亦莫能誰何尚安敢以課試之法嚴飭之哉不惟不敢亦且不暇此所以雖曰富之而兵常貧雖曰教之而兵常惰也軍政之壞孰甚於此且國家無事之時竭民力以養此曹將以備有事之用今也無事之時困之如此彼既皆有愁苦無聊之心而懷悍然不服之意一旦有急肯輸肝腦以衛其上乎某有以知其不可恃也今欲救其弊莫若重將帥之官精擇而久任之精擇則得憂國愛士之人不爲前日剝刻之政而兵可富久任則爲將帥者不爲歲月苟且之計而兵可教矣至於擇之之

術則在吾相之知人與否不在於素握兵柄也若司馬穰苴豈素握兵柄者耶不在於素歷顯貴也若淮陰侯豈素歷顯貴者耶不必委親昵諸葛武侯非親昵也不必重勇悍杜元凱非勇悍也惟其才而已矣夫治兵者將之責而御兵者相之任今軍政頹弊如此作新人振起士氣以固吾圉以服遠人非丞相吾誰望焉不然祈父作而采薇廢某恐後將有不可支之憂區區之心惟鈞慈詧之

代劉寺簿上政府書

某誤蒙采擇乘障蒸湘之閒自惟疎拙不閑吏事常恐
曠敗以貽善類羞而傷朝廷知人之明日夜刻厲思所
以自竭而未敢有以建明者以爲事有先後苟區區於
其末而昧夫大體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之謫也是以到
官之初首訪士夫之廉靜可以表民者而於縉紳閒得
一人焉曰王鎭鎭之爲人安恬不撓有賢士大夫之風
於草萊閒得一人焉曰劉德德之爲人澹泊自守有古
君子之操此兩人者皆郡人所望而敬者也某以爲倘
旌異焉足以廉頑而敦薄於是抗章言諸朝自謂庶幾

守土者之謚無幾何而朝命下鎭自奉祠而爲常平使者德老自布衣授初品官食獄祠之祿遠方之人莫不驚焉以爲小壘守臣以何道而遽能信於上如此夫豈知此皆明公仁明博大開陳之力歟夫兩人之得官未爲過也而某之疏朝入暮報是則過望幸甚然則明公之所以知兩人者乃所以知某也厚德未報今將復有所告惟寬明亮焉著令守臣到任半年當以裕民五事聞諸朝某無狀到任已半年矣竊不自揆輒條其說以獻其一欲下轉運之臣商度本州用科數所謂麴引錢

者漸行蠲減以寬民力其二欲下禮部商度修炎帝陵側祠宇以示朝廷尊德重本崇禮興教之意其三以所官常寧縣地接猺洞欲選用京朝官爲縣令以鎮遏夷獠而銷患於未萌其四欲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之臣公共商度陶瓦之費以代軍營民舍之用竹爲瓦者使其寢食得安且以免焚燬之患其五州城不治欲下安撫之臣商度條具分作數年修築使緩急之際民有所恃凡此五者皆某所治州之急務舉而行之其裨益於敷化而惠利於百姓者甚大顧恐常情或指其間

陶瓦修城等以功費大而難成夫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惟其不急近功而懷遠圖昔陳襄守錢塘修六井使民足於飲其言曰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蘇文忠公記其言以爲是及文忠來守又奏治西湖取其葑草築堤以便往來今陶瓦以便民修城以衞民其利害較之浚湖築堤輕重亦可覩矣何憚而不爲難成之議夫何足恤伏惟明公以天下爲心視天下有饑者如已饑之寒者如已寒之則湖湘雖遠其民有未獲安居而樂業者可不念乎某用是敢重以告倘鈞慈少加聽焉

造膝之際力贊一言使亟行下實某與公之幸而其仰戴又非止於前之舉士也干冒鈞嚴不勝戰越

上周丞相書

月日具位某謹齋沐再拜獻書判府安撫觀文少保丞相國公鈞座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則取所謂時文者囁嚅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間獨取眉山蘇氏河南程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中而親聞謦欬也久之今祕閣修撰朱公自七閩

還一見以爲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於洵爲外兄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啟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爲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忍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耶抑倩人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頷之他日又召與語乃

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問遂不相接洵詣流內銓閲缺牓適此州錄事之人卽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閒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官嗟侯之不復見爲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

公被命移鎮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慰平生敬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宦故獲從門下士得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爲文而才氣卑弱不能

自拔於流俗無足爲明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
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旣追蹤韓富
而文章之妙亦儷美歐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
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能猶學也干冒鈞嚴以愧
以懼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代湖南姚提刑謝到任表

出秉一障方驅漳浦之車入對九重旋攬湘江之轡拜恩深厚撫己凌兢 中謝 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孤遠輕裘緩帶初無橫草之功阜蓋朱轓薦被承流之寄駑馬徒勤於十駕鼯鼠終病於五窮豐年閭里之安既非己力治國封疆之肅亦自廟謨曾何勞能可膺寵渥矧洞庭之南涘實熊楚之故區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山有負而無親之獠綏靖爲難俗多險而健訟之民

平停匪易臣之能薄衆所共知豈意堯言遽申呂命毋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為善類之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深察隱微不忘遐遠謂法本用於不得已而刑實貴於無所施苟辭既一成卽有斷體殘膚之慘必獄先三覆用推好生惡死之心肆命使臣具宣德意有如　臣者亦在遣中　臣謹當畏此簡書繇以經義戢虎冠之吏俾盡破於漢觚達狴牢之情庶大俶於湯網

代知蘄州李大夫謝到任表

便朝賜對甫閱期年支郡合符遽差吉日佩大恩之優

渥撫小己以凌競中謝伏念臣拔迹犁鋤託身韋布初緣干祿誤塵俊造之科旋與試言復玷師儒之選閒關州縣荏苒歲時望絕亨嘉分投沈梅云沈當作冗散屬邇臣之論薦蒙聖帝之簡知能佐近藩進司左帑方鴛鸞逸翮競追霄漢之遊而麋鹿凡姿每結山林之戀重緣老母意久念歸屢匄外官力圖便養豈料山西已薄之日難休木末不止之風逮茲復綴於班聯悵已半凋於齒髮自慙駑蹇非赴功趨事之才乃冒龍光與宣化承流之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謂淮右

在今號稱樂土而蘄春爲地廹近邊陲欲求循良共理之人當得悃愊無華之吏而 臣 素非詳 謂重遲雖祓使令若爲報稱太守之祿二千石 銜飽煖之恩元豐之戶十萬家誓竭撫摩之力庶殫毫髮上荅邱山

代廣東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重離繼照運既屬於昌辰載震呈祥節復彌於良月春生廣宇慶會中天 中賀 共惟皇帝陛下德邁古初道侔覆載問安侍膳八紘陶愛敬之風薄斂省刑萬國樂舒長之日大明有赫景命無疆 臣 身正落南心常拱北對

九成簫韶之石徒想鈞天奉千秋金鏡之書尚希前哲

代湖南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序當良月律中應鍾有王者與撫千齡而啟運祝聖八壽馨萬宇以同詞中賀共惟皇帝陛下適廣文聲益循堯道自東西自南北陶然德化之漸乃聖神乃武文妙叅天心之運屬茲誕節茂對休辰宜聳六氣之乘翕受三靈之佑臣觀風無補越俎懷慙念督捕平糴之官司存雖異而悠久無疆之祝善頌則同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考鳳歷之紀十月爲陽驗虹渚之祥兆民賴慶雖若華封之賤猶傳嵩岳之呼矧與承流可無善頌 中賀 共惟睿文稽古神武御令推成湯解網之仁恩被八紘之表躬文王侍膳之孝歡傾萬國之心聿臻長發之期盛衍泰元之策 臣 欣逢盛旦適守偏州想簫韶九奏之和心徒馳於北闕對祝融五峰之翠壽惟禱於南山

又

一人有慶方開流渚之祥四海承風爭致後天之祝式標令節允換休辰 中賀 共惟克孝而仁允文且武應天

以賓每懷恐懼修省之心視民如傷不忘賑卹矜憐之
意精誠所格顯默自孚適當載震之期益衍泰元之策
臣曩司簿領今奉藩條漢殿于官冀預稱觴之列堯天
萬里徒傾就日之誠

代湖南提舉司賀會慶節表

艮月叶期眞人應運四方來賀葵傾向日之心萬壽無
疆山祝後天之算 中賀 共惟內全舜孝外廣堯仁推側
身修行之誠路開衆正下賑廩勸分之令澤浹羣生罄
縣宇以縈懷薄高穹而遠屆宜昭景貺益茂奇齡 臣屬

去闕庭遠馳原隰承王命謹春秋之節雖阻奉於漢觴望天顏無咫尺之違自難忘於虎拜

代湖南提刑司賀天申節表

誕彌紀節適逢舜日之長溥率傾心咸望堯天之遠敢同有截上祝無疆 中賀 共惟澤在生民道隆治古褰裳脫屣超然與造物遊侍膳問安久矣享天下養定此降年之永益昭申命之休 臣 遠在遐陬不任大慶挹北斗而爲壽阻奉清觴指南山以矢歌徒申善頌

代湖南提刑司賀大禮慶成表

敞布政之法宮肆嚴宗祀敷順民之至德丕顯靈承率
禮無違惟聖時克 中賀 共惟嗣承義策追放堯勳方遏
音而致孝思之時亦備物以盡昭事之禮奉璋詔相奠
玉伏興肅肅雍雍俾三靈之底豫穰穰簡簡宜萬宇之
蒙休 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我將我享所期遠續於周
詩可磨可鐫豈但近追於唐頌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二氣錯行豈無衍伏三靈丕祐自格和平 中賀 共惟
太上皇帝陛下德配堪輿恩漸夷夏大庭頤志久矣典

造物遊𥨊門問安樂哉爲天子父冑雖違裕旋即底寧
惟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而諸福之物備至宏錫厥
民爰啓慶於寬書用衍期於神筴　臣託身屬籍庀職退
陬仗金節以戩馳莫陪虎拜奉玉卮而上壽徒想舜趨

又

天右至仁壽期頤而岳等聖推廣愛命布濩以風翔休
命再申歡心四洽 中賀 共惟襲堯垂統體舜事親知敬
爲難安爲難故尊之至養之至晦明六氣適小徐侍膳
之和壽考萬年巳大集與齡之慶肆因涣汗一震解雷

嘉與斯民共茲介福 臣 屬邉象魏遠在熊湘正履說冠
遥想復初之喜徧金鏤玉願聞嗣舉之儀

迎湖南提舉嘗奉直啟

伏審十行天降一節風馳分竹使之符遺愛已歌於稚
耋執繡衣之斧先聲又震於華戎惟所負之素高故無
施而不可共惟 某官 以超然之人器著藉甚之聲華黼
黻文章蓋由天得經綸事業允自家傳千里未究於設
施百城旋煩於澄按惟是湖湘之地實居楚城之交摘
煮浩穰征徭繁重欲綏僻遠須付賢能惟公乃心爲國

長算必能問民疾苦因俗設施剛柔適中公私並濟雖暫屈飛騰之步興兒童走卒之嗟而一蘇疲癃之民亦賢哲君子之事某受材素拙聞道苦遲墮身朱墨之中自嗟老矣託迹麾旌之下夫豈偶然況與斯民共覩異政其爲幸會莫究名言

代宋郎中荅劉路鈐啟

十年閫譽覘熊姿以無繇一騎傳書喜虎旗之告至伏惟某官 時口天得將略家傳持身不越於準繩御衆必嚴於紀律宜膺宸眷來總戎軺卻穀之禮樂詩書倘不

忘於敦說子儀之營壘士卒當益見於精明某適充刑
憲之司與聞軍旅之事切欣得士恨未承顏

代劉寺簿通問進提舉啟

伏審被命中宸司倉爾服送以小雅皇華之什畀之大
招淸絕之鄉上眷甚隆輿情胥慶共惟某官 才達以藝
德直而淸筆三種而細書學尤精於紀事日五色而成
賦詞最妙於決科屬時兹用於親賢致身寖躋於顯美
出彤兩組入正羣工少陵供奉之班雖少遲於進陟李
悝斂散之法正有待於推行一蘇九郡之疲民諒亦平

生之素志某昔瞻芝宇今託蘇天倦鳥强飛方劇知還之意停鸞　望恐無快覩之期悵望之餘傾依徒切

代宋郎中荅薛提舉啟

三湘訪古嘗接英遊七澤觀風欣承口命遠信忽傳於冋鴈剛辰知遂於亥龜共惟　某官　漢少府之行能唐學士之文采入丞棘寺仍含華省之香出蒞寶司繼剖名城之竹優游不廹譽處自高岦膺臨遣之榮俾展澄清之志倉庾茗䲧之政既往欽哉臺閣禁從之遊行召君矣某語離滋久仰德良勤昔密邇緣陰已熟召棠之化

令平分青草復依漢節之光口事之深占言難盡

代劉衡州賀趙提舉禮上啟

伏審戴星疾馳涓日視事山海富饒之利未暇講求閭閻疾苦之民先思拯恤條教既下觀瞻一新共惟某官以宗室之英為邦家之彥被服儒者蹈履古人亟可共工虞廷已聞於稱職滂猶攬轡漢法益重於觀風諒韜傳之未休卽鋒車之促召某從遊久矣歸與浩然羝羊觸藩愧無解綬之決鷦鷯依樹敢廢負弩之恭

代宋郎中賀潘徽猷知潭州啟

伏審祇奉恩書改臨帥閫升華六閣既膺寵數之新賜履四封仍復按臨之舊民方懷於遺愛俗喜得於故侯郵置肅傳歡聲爭起共惟 某官 以正心誠意之學輔開物成務之資終日不違笑子厚區區於愚谷傳家有自陋隱之表表於貪泉豈惟江左之勝流自是京西之循吏二年嶺海盜已奔泰千里湖山人思借寇暫屈臨於碧幕行歸侍於彤墀某忝用長勤瞻承何闊及瓜而代昔託契於通家乘傳以行今同寅於將指茲爲幸甚夫豈偶然肅肅遺於賀牋冀亟聞於下吏薰風破暑溫詔

趨行願揚十乘之光式慰一方之望

代賀潘安撫交割啟

趨駕及疆涓辰開府風來雲嶠依依猶謠頌之傳路轉湘江歷歷皆循行之舊山川還觀旗纛增明共惟某官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格物之學足以窮天人性命之原經世之才足以建國家治安之策宣勞歲久被遇日深爰躋內閣之崇復殿介藩之重以今日老成之望臨昔年澄察之邦雖未足以回旋抑少分於憂顧承口玉堂之遂行被於峻除道林嶽麓之奇姑酬於清賞某蒹葭

倚玉尸祝代庖楚令尹三已之顧何所告張京兆五日耳詎能有爲願賜疾驅少寬延佇

代姚提刑荅參議啟

屬令解鞅面沐惠音士林謂厚重之稱所聞舊矣帥閫得忠良之佐何慰如之伏惟某官葵藿傾日之誠松柏凌霜之操閒關萬里終始一心嚴宸每念於孤忠外服薦更於優任青油談笑姑陪賓客之遊黃紙詔除行被絲綸之寵炎敲正劇欽晤未期願精五鼎之調式慰三湘之望

代趙大監答趙參議啟

十年江海困循莫辨於書郵千里湖山邂逅偶同於王事追惟疇昔相從之樂恍如夢寐初覺之時三復誨存百感紛集共惟某官宏才驚世雅望元宗攬轡澄清雖小鬱范滂之志登樓嘯咏乃盛追庾亮之風中嘗萋菲之橫遭旋已是非之暴白未履星辰於天上姑爲賓客於湖南登定王之臺不妨訪古對太乙之燭行卽召歸某久矣驅馳甫茲休憩賦六轡如絲之雅起居靡皇泛一葦可杭之川瞻承非遠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移鎮啟

六閣升華十連移牧嶠南父老扶攜遠出於山閒湖右兒童歡笑爭迎於道左俗安舊政人識故侯不煩一檄之移坐致百城之肅共惟某官 淡無世好清有家風心傳河洛之淵微功先克己轍環楚粵之廣莫民萃歸仁步武宜接於夔龍蕃宣尚勞於方虎甘棠蔽芾益觀柯葉之繁青草蒼茫寧復波濤之沸少留緩帶行奉賜環某倦逐京塵謬將使指念異時想見於風采謂望履之無時乃今日協同於寅恭忽趨風之有日其為欣慰莫

可喻云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交代啟

尺書南去方輸賀燕之誠千騎北來俄報交龜之喜賦罷楚雲之暮權生湘水之春恭惟 某官 學古聖賢爲時模楷明刑輔教皐陶無愧於理官說禮敦詩郤縠宜爲於元帥式是南國名震京師肆升延閣之華復鎮重湖之重問鬼神而夜將半行覲宣室之席前舞巴渝而袖不回勿恨長沙之地狹某半生慕義一旦爲寮豈八寶能殆天假寵張綱並選於八使自衙官放之微季札歷

聘於諸侯願備紵衣之獻

代劉衡州通岳運使啟

兒時聞長者語已欽先世之英名老去備守土臣復依公子之高誼自審絲綸之誕布日佇繡衣之前臨未聞車馬之音敢奉緹緘之問共惟某官高明得於天賦忠義本之家傳入遷鴛行爲華省潛郎之望出持虎節號外臺膚使之英周旋雖遍於四方勤勞不殊於一日未嘗爲世俗功利之說所至惟閭閻疾苦之求天其相此疲瘵之民公故來任將輸之寄魚鳧蠶叢之道旣不憚

於上天瀟湘衡嶽之遊諒無辭於攬轡少淹軺御行有
詔除某一去門牆屢更歲月念昔年鄂渚嘗託蘇刺史
之天豈今日臨蒸不爲李將軍之地帡幪是望悃愊難
宣

代趙大監賀宋提刑除江西運判啟

伏審祇膺帝制更駕使軺香草何必自擢秀沅湘之浦
太阿有氣復騰光牛斗之墟六轡未馳百城已 共惟
某官 莊靜而有守寬厚而不流黼黻王度之文得長卿
子雲之妙經綸世務之學造東坡潁濱之微偉哉西蜀

之英歸然中朝之望宏還清禁爲王侍臣尚耀皇華如古計相橫鞭之算多暇想載賡零雨之詩賜環之召有期盍高結飛霞之佩某半生慕義三月依仁僅降既見之心遽作離羣之歎山連鴈嶠思人之樹長存水接龍沙寄遠之書敢後

代趙大監回葉通判啓

名門擢秀舊聞公子之賢會府同流今喜治中之至遠勤貽問審已造官伏惟某官德粹而溫才挺以敏卓茂敎人於密縣孰謂不能崔羣行道於宣州餘皆可信尚

屈雲霄之涉來分風月之光雖地未足以同旋宜有懷才之歎然事皆得而關決豈無及物之功惟小大咸盡心焉則通顯必有日矣嚴凝在候贊貳良勞願精持養之方用赴功名之會

代趙大監荅趙提舉幹啟

聞千里駒之譽久矣嚮風獲上林鴈之書審將命駕伏惟某官識爲善最樂之旨蘊大雅不羣之姿聲華早溢於士流秀穎自超於宗室幹山海之利方有賴於長才混賓客之塵願少留於高躅矧惟衰朽雅藉彌縫豈無

他人當先求於宗黨不有君子孰助振於紀綱願言疾驅寬此延佇

代趙大監荅邵州徐知郡啓

伏審懷章入境揆日臨民聖主慨念退陬爲擇豈弟慈祥之長郡人喜得賢將自無歎息愁恨之聲共惟某官文浩若川行溫如玉或從王事含章不願於人知開卽家居造化自難於我舍更吉陽之駕猶爲未久吒沃水之馭旋已有行平易近民豈獨里閭之無事綏懷有道必令邊徼之舉安會是楞口猥蒙記省念夙知賢德之

蘊奚待爲世俗之書披味以還佩服不下

代趙大監賀胡侍御啟

伏審簡自宸衷擢居言路執筆螭頭之下昔汗涇於青緗橫鍚烏府之中今風生於白簡偏儀要近允屬賢英共惟某官　正學探微偉辭邁往十二篇之諧律天韻自高四十圍之參天霜皮獨立方聖天子有爲之日蓋大丈夫行志之秋上既虛心有開必求諸道公如張膽何憂不得其言要令許國之心丹益見用儒之道白夏出七八之右獨高三院之稱以鐵爲柱而冠豈特秦官之

貴惟木從繩乃正卽觀說命之攸某屬使遠方欣聞寵數蔭千閒之廣知無凌雨之憂嚮一角之艱恨阻趨風之便

荅衡陽張縣丞啟

頃陪老李廣道顛張未降旣見之心思君欲老忽拜加餐之字惠我何多伏惟某官 心地坦夷絕去城府性天開廓不立町畦雖疇昔邈無半面之交而風期懽若平生之舊想見哦松之高韻不減昔人愧非棲棘之勝流亦叨聯事懽喜無量編摩難窮

荅衡陽徐縣尉啟

踞蒸湘二水之匯古號名邦庀東南一尉之司今得佳士誰云短簿亦辱長牋共惟　某官　英槩自高脩名早立李義山之翰墨豈苟作哉梅子眞之官貧聊復爾耳少淹尉畏行即飛揚某雖幸依仁屬將更戍論世是尚友也膚何俟於古書作易其知盜乎猶及覲於親政

通問交代主簿啟

一別故山五更新火止雖或尼馬援終類於賈胡事有不期盧敖忽逢於若士共惟　某官　資稟異甚辭采煒然

氣岸干霄早結飛霞之佩名途策足方騰逐日之車偉哉拾芥之英須此及瓜之 立丁幸會卒躐更書鸞鳳枳棘之棲雖遲於翔仞蛟龍雲雨之得即奮於蟠泥某壯且無成老將焉用敗壁摧簷之下坐閱四期出朱入墨之餘無補一事公誰顧短主簿尉且呵故將軍須君激昂振此答颯承顏伊邇企踵以須

答衡州趙推官啟

地爲楚望允資賓薦之賢人得宗英實作侯藩之重共惟 某官 青藜學富古錦才高未陪紫薇青瑣之遊聊作

阜葢朱幡之客方衆入厭聾丞之老皆欲逐之乃一書爲短簿之先抑何寵也未報投瓜之況遽聞行李之來望塵既緩於迎將削牘又稽於報謝我誠不敏祇自咎何以文爲公倘有容滋好仁不可尚已

通問交代朱主簿啟

稔聞聲猷積有歲月願見君子每恨大江之東西共承王官適相戍役之先後日須至止曷尚淹留共惟某官天資自高士譽夙著才力所至利器何盤根之難功名方來熟路宜輕車之駕乃淹霄漢之步尚領簿書之煩

葢將自其下而升高其肯志乎大而略小鸞鳳在枳棘少回翔蛟龍得雲行即奮迅某疲曳奔走夢想光塵青燈夜長行有晤論之樂綠野晚秀願闓遐征之期

代浙建尉通問余狀元啟

瞻千佛之名昔講問於高謚躬一尉之役今託備於下僚孰云事出於偶然葢有物爲之陰相某惟某官脩名早立英槩自高闡繹微言窮千古諸儒之藴條陳大對登一時多士之先惟其言而受宸扆之知是以仕則爲侯邦之客雖王文正非志於爲溫飽計而宋元獻亦樂

於超州縣官朔此洪都久爲會府三秋而窮鳧鷖渚姑
極賞心十年而到鳳凰池自有故事某困於場屋正坐
少文屬此弓刀又嫚不武窮有投林之急智無識路之
長所恃高賢曲加大惠假轺傳而言事倘許效於南昌
廢曹務以賦詩敢自同於東野

代安仁尉通問提點司王主管啟

貧無以食將糊口於四方愚不自量偶躓身於一尉所
幸效官之地近依督鑄之司敢以書郵聞於幕府共惟某官
英名振於當世卓行配乎先民連城垂棘之珍久韞藏

於深櫝追電翳雲之駿盍騰踔於通衢尚從使者七介之遊已出才士二生之右重以母輕以子縣官方喜於泉流尊如神親如兄詩老詎聞於交絕茂勳若是婉畫謂何不俟代還即聞登進某猥由末第託備下陳春服既成忽蹴踐更之次布帆無恙將諧跪起之私念方竊於庇庥空少陳於悃愊賤有司百僚之底駿奔走以奚辭上大夫一府之尊綱闊疏而是賴其諸頌望未易徧摩

代安仁尉通問提刑司宋　幹啟

杜門掃軌久懷慕義之誠穙被造　喜有趨風之便矧惟曹務正奉臺綱敢馳書郵敬上幕府恭惟　某官　以忠厚之德將宏博之才志尚獨高嘗對花而作賦風流口遠盍秉燭以脩書未觀王國之利賓姑辟湖南而爲客且抱冤之民恃獄而理豈容讞議之不詳要行法之地得人則平庶幾辭訟之可弭惟公盛德不減于張行被恩言入陪皐呂

代安仁尉通問郭敎授啟

進士起家誤投冗役廣文到舍行接芳塵念託傰於下

僚益恭脩於先問恭惟某官風神凝遠天分開明學問深探於本源推明人極文詞獨妙於體氣丕揆國華結綬王畿下帷鄉校思樂泮水詠歸雩風雖小屈於壯圖實大明於此道道重諸儒之席士方知歸寒無坐客之氈公亦奚恨聲名既遠光寵不遐某恥焉宦遊四方之初幸甚遊迹羣公之後堂階繫馬固懷慕義之誠尺素傳魚又抱瀆尊之愧

代安仁尉通問知饒州王大夫啟

釋耒三農效官一尉蓄宣望重久跂踵於門牆警捕地

卑莫抒情於筆牘屬戌期之躁及輒啟問之恭修恭惟

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萬里飛黃之駿本出於渥洼千金結綠之珍玄歸於王府果繇甸域亟踐華涂一同方憩於棠陰兩郡俄分於竹使孰爲善政孟伯周通合浦之商必有惠心朱叔庠變夷陵之俗閒暫遊於殊館尋起鎮於名城非用恩除悉由才選優優布政已追儷於前聞言言効忠諒無慙於往烈風雲不晚日月以須

某器能非長問學不裕彈冠而仕偶收拾芥之功襆被以行又躐及瓜之次謭材何取洪覆焉依賦溧陽之詩

敢意騷人之作代奉天之役或幾義士之風

廸功郎致仕董君行狀晦翁作墓銘與董叔重書云所作先志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耳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德興故樂平隸鄉也後析爲縣有太常博士董君淵者始以進士擢第其後簪組蟬聯與邑之張氏萬氏俱爲聞家里諺號張董萬猶眉之蘇程石云博士於君六世從祖也而君曾祖介卿祖材兩世仕皆有聲介卿終左朝奉郎太醫令材終右從政郎康州稻雲縣令材生陵君考獨隱居不仕君少有

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然實篤於風義稽
雲令覈其過名之曰執柔而以順之字之曰以代韋弦
之戒君佩服之後更今名猶以舊字示不忘先訓也年
二十五始從洵先君子遊爲春秋學先君子命設几案
日與對誦春秋以左氏傳時時爲說大義且以禮法開
之久之寖若有省遂痛自刻勵務入禮法鄉人稱焉君
亦益以風義自任朝廷念里胥之役不均許以義役從
事君家無溢格之稅而里多中下戶處不能集即出田
衆倡之事遂定鄉里賴以少紓所居五里許有地曰金

山地里家以爲吉君雅有歸骨之志會今祕閣修撰晦翁先生朱公有族兄死未葬馳書語君卽捐以與無吝色少從鄉先生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歿日久而撫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倜口端口毋欲以爲凡君之篤於風誼皆此類也嘗得朱公所定口祭儀讀之曰是可爲也自是歲時祀饗由始事逮卒祭盛服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拜俯伏興屏息以俟如親見其形容而有所受命者未嘗少倦也晚節絕意進取又欲漸磨屏家事卽所居傍藝花蒔竹灌蔬畦藥時杖策徜徉其間觀物之

華實盛衰以自適客至具壺觴從容終日閒論時事料成敗則雖老於市朝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賜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恩授廸功郎致仕後五年以疾終於家實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摸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然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時以横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心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

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缺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氏再娶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梓程澈王中皆周出也錫鎡及嫁程澈者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君自恨知學晚敎子甚力師儒有道之士不遠千里遣從之遊故諸子行藝皆蔚然可觀鎬銖嘗舉進士而銖尤自立將以某年月日葬君其鄉湖山之原以周氏祔屬洵狀君行事欲求銘當世立言君

子洵少從先君子牛馬走客君家君以世契故待之厚
義不得辭謹述其行治可以告後人者如右

滕府君行狀

君諱洙字希尹姓滕氏世家徽之婺源其始不知何自
徙居熙寧中君族叔祖循州興寧縣令申遊京師見龍
圖閣學士東陽滕公達道敘家世知東陽婺源之滕本
出一族而至其所由合散亦不能言也君曾祖谷祖爲
父恂皆不仕君未冠而孤自力學問叔父信州司戶參
軍愷儒學決科嘗從豫章羅公仲恭其弟叔恭傳眘山

蘇氏之學又從神崧呂公節夫及其弟仁夫傳伊洛程氏之學皆得其旨文詞卓偉聲名動一時君幼聞家庭之訓已知所趨鄉先生有俞靖宋祐者多見前輩大老學有師承亦司戶公之師友也君復從之又從它知名士俞允若順卿李繒參仲江介邦直汪廷祐子卿及洵先君子磨礱浸灌久益完粹尤好春秋左氏傳對客論事或援證至數百言不休於他書亦口誦手抄勤甚其爲舉子之文精緻有程度然以試有司輒不利因棄去不復作久之二子璘琪浸長知讀書乃以所學授之

曰是庶幾能成吾志者時晦翁先生朱公方倡道閩中即使璘琪以書自言願受業於門朱公見書喜復之曰學者患不知所歸趣與所以蔽害之者今既知之矣誠能於聖門親切之訓心念而躬行之漸涵既久心定理明將自有得二子得書佩服惟謹君又時時誦其語戒之曰勿負先生所以期汝者及朱公還里中二子日往從之質疑問難歸輒疏所論於紙君見之曰非先生意也先生誨汝時豈不曰心念躬行將自有得乎二子感悟刻厲及擢第守四方則又日以與時里閭所見聞人

情之誠偽事理之是非詭飭之由是二子克自樹立爲時所稱由君所以敎之素有方也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爲一編日夕誦味嘗大書壁間以自警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葢其好學檢身雖老且病猶不倦如此紹熙四年病復作夏秋寖劇知不可爲卻醫藥不御書子夏語示諸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居無何遂卒享年六十有五實是歲七月二十七日也夫人胡氏與君同甲子資溫淑能順君所爲以成其志里人咨其賢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琪瓘珵琇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

授珙廸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珵皆業進士琇前卒二女子適程萬頃程樵之七男孫五女孫君爲人恭儉好義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少年所爲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也自奉菲薄食不二味無彫鏤之器華飾之衣苦節力行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嘗有一士族女年甫齠齔家貧母病父爲司儈所欺鬻之倡家聞者不平而莫能誰何君獨憤然呼倡儈許償直還女倡陽諾而實謀挾之以遯君廉知之亟訴諸官未決倡與儈謀僞契增其直畀數倍覬君

悍賚而止君喜女得還不復斥其僞卽謀所以酬之然未有處也會璘舉鄉貢郡餞鹿鳴勸駕之金卽以取女還其家縣令張安中聞之擊節稱歎書其牘譽君良美葢雖居困約猶自拔爲義至他嫁親戚孤遺之女與矜其貧而恤之者猶多不能盡書也洵之祖妣胡氏夫人與君母夫人兄弟也胡夫人無恙時嘗爲洵言義山府君旣歿子幼家貧未有以葬有地在縣西易潭上術家以爲吉而吾家未之知一日滕氏妹來省從容爲我言姊夫捐館歲久未葬聞姊家有吉地在易潭山或囑我

以重賞求之我謂姊夫猶未葬不許也姊子弱慮爲他人所訹盡早圖之吾聞之矍然遂以葬府君今所謂𡽪山是也因歎曰是家有陰德子孫其興乎洵聞此時方壯歲今又三十年矣而君二子相繼取高科叔季皆力世其家夫人之言於是可信諸孤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君夫婦萬安鄉松巖里龍陂西四壯之原書來求狀君行將屬名世之士爲之銘洵既敘其大槩又因記祖妣語於其末使覽者知君家之所由興云謹狀

鍾山先生行狀

先生諱繒字參仲姓李氏世家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父蒙大父居注皆隱居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初以累舉補官為南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太平州軍事推官以沒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穎悟讀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禁稍弛而遠方人士狃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山複嶺間見聞尤狹陋逮兵興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避地其間於是有羅公兄弟曰和問曰廣問者和靖尹

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間先生與里人滕公愷丞從此三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不屑友不如己者獨器重先生目爲小友嘗得閩中所刻東坡先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其編次無法眞贋相雜簒然取朱黃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曰子後生敢爾耶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書一編示之曰好學而不知道猶不學也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

爲予發內府之祕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省閒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學徒也聽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又數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築室山閒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牓其室曰中林常曰晃夫微賤椓冝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𢡟之德則可以爲公侯之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耶自是優游涵養學益成行

益尊鄉人宗慕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著論語西銘解義山窗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鑰也心有不敬焉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守敬爲要又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勇於棄廉恥則勇於廢禮義一維苟絕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之道知恥爲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敬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自別非聲音笑貌所能

爲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遽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爲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爲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辭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爲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爲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要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

行水上加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庵先生嘗評之以爲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至他所爲詩騷閎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爲人長不踰中人而貌古骨強神觀粹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忘倦事推官公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紈甚篤及其後綺舉進士高第嘗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皆先卒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養如己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葢自推官公之沒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閨門肅睦

生計日贍內外未嘗有閒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爲鄉里先雖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爲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旣無求於世何苦爲是拘拘者先生曰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爲高以放爲達以自私爲有守吾不爲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矧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謐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至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勉強爲其一行然亦竟不爲留也嗚呼若先生者學博而守約志篤而愛

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爲嗇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亦不以爲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於家屬纊之夕其言琅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大過人者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栩皆學種績文有家法女二人嫁廸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泰發進士王某孫男三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鄉某原以書來告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

以授晦庵朱公爲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爲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俾洵狀其行事將以請於朱公洵自惟疇昔從先生遊時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朱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彫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爲辭乎乃雪涕爲之書紹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門人修職郎吉州錄事參軍程洵狀

董府君墓表 晦庵與叔重帖云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世難得此文又與克庵帖云叔重錄廣叔墓表來細讀之益有味近年絕少得此文矣

洵之先君子簡易疎達與人交無親疎賢否待之若一以是遊四方人多得其懽心然雖不喜與深中多數者處雖時有不得已而終非其好也嘗遊德興過隱君子董君廣叔一見大喜與定交因客焉葢君之爲人其簡易疎達與先君子略相似故傾葢相得如此先君子不幸棄諸孤後數年君亦卒淳熙十五年洵歸自湘中君之葬久矣其子琦使來言曰先人卒欲屬銘於子而不獲今幽堂不可復啟願爲文表阡上敢使子銖奉事狀以請洵讀其書曰嘻吾先君子之執友也其可以辭謹

案董氏自江州相仲舒曾孫徙隴西其後又徙河東又徙江南而居鄱陽德興者爲尤顯君之先當僞唐保大時自德興之新田徙長風有曰謙者始爲儒曰緒者始以子貴贈大理寺丞緒生沖沖復徙張潭今爲張潭人沖生贈承事郎中孚君曾祖也中孚生太醫令介卿君祖也介卿生處州縉雲縣令材君考也君諱陵廣叔其字當建炎紹興間虜大入中原天子南巡狩數詣行在所獻書論時事皆不合最後見丞相趙忠簡公於臨安獨善君策而亦不能用也乃慨然歎曰賢如趙公且知

我矣猶不我用矧他人哉不去人必以我為昧於進退者於是東書西歸時縉雲公猶無恙恬於仕進閒居之日多君先意承志父子之閒自為知己家故多書縉雲公復篤好古法書聚漢魏以降金石刻埒歐陽氏集古錄築室藏之牓曰博古君定省之暇讀書鼓琴其閒蕭然若無意於世者然時時尚論古人至其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際有所感觸於其中必為詩述之凡得數十百篇目曰博古堂詠史讀者知其所抱負不得騁而以是發之也縉雲公既沒君乃自號博古老人益理堂前

竹樹杞菊緒正堂中故蹟遺文曰先人之遺不可使荒
棄廢墜也又懼子孫不能繼其志復爲詩書壁間戒之
讀者又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閒遇客至與之飲終日不
亂談笑多聞滿座爲傾至其他接物待人隨戚疏之有
恩意未嘗疾言厲色而人見其瀟散和易自親敬之中
年君得隱疾日以淸癯骨見衣表人憂其不能勝朝夕
而君尊□□□壽命益又三十餘年疾乃病顧家人掖
坐堂上久之乃瞑乾道六年閏十月某日享年六十夫
人吳氏故直祕閣昭武吳公偉明之女有賢行後君十

三年年七十有九亦以壽終子男一琦也今以廸功郎致仕女三人嫁張似之倪儀吳應求孫男四人鎬銖錫鎡鎬銖皆舉進士而錫與鎡前卒女三人亦嫁仕族曾孫男二人沂浚女二人尚幼君雖倜易疎達而少慷慨有大志紹興中虜許歸我河南地吳公晉守南京欲奏君自隨蘋巽時推恩可得一官君不屑從瀟然長谷之閒人爲君恨而君居閒處獨隨境輒安嘯詠偃傲恆超然而自得也嗚呼士累於進退久矣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門者溺而不知休披蓊蔚而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尊德性齋集補遺

琴堂棊軒記

予友許君獻忠嘗於所居之側搆堂軒各一而分置琴棊於其中因顏其堂曰琴堂軒曰棊軒客至或焚香而琴或對牀而棊古調新局惟意所之葢陶然不知日之既夕也予嘗爲賦詩又數道其爲人於交游中如李鐘山張順之王夢符俞仲規亦各有所作焉他日獻忠又以記爲屬予謂琴樂之大者禁邪心養德性君子無故不去其側堂以居之非無謂也若夫弈小數也惟消一

局昔人以之而敗名獻忠何取於是耶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獻忠兄弟嘗搆樓聚書教其子弟而以步雲爲名其用心固有所在琴與棋特其玩物適情之一具爾況弈秋鴻鵠之戒每一當局而此心爲之一攖然也心苟爲善何往而非師資之地乎獻忠春容純正有吾儒氣象其所得於琴不少也子懼夫棋之教非所以詔後也故本先正之意以爲獻忠告且以告夫獻忠之後云獻忠名安國與子有婣葢其母夫人程

氏也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七日韓溪程洵允夫記

宋聖道府君壙記

故許君之墓君諱亘字聖道吾邑之善士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十一日終於家既葬矣用日者言復改卜於此蓋二十七年二月旦日也後二十二年其孤安國安民安仁進以歲月之久而垣墻之或圮溝澮之或堙也惻然與懷命工修治疏導之而屬余書石以誌君雖不幸中道以沒而三子皆自立能大

其家觀其有子而君之爲善士可知矣

淳熙五年戊戌十一月庚申韓溪程洵書

尊德性齋銘

朱子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子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祭內弟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

故內弟吉州錄參程君允夫之靈而言曰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覩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疾痛也及二十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以此月八日

不幸死矣嗚呼痛哉夫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暮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痛哉

祭錄參程公文　　錢文子

維慶元二年歲次丙辰十一月丙子朔越十一日丙戌儒林郎吉州軍事判官錢文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于新逝錄事參軍程公之靈天地之間趣舍萬端惟氣之同相求實難如子與公各已白首乃以宮曹
自子來官班荆道周天兹亦已三秋握手咲語吐出肺肝庶幾滿代聯舟俱還
有言莫宣有淚如泉

尙享

道命錄

秀巖李氏心傳曰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内弟就學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

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贈內弟程允夫三首　　朱子

外家人物有吾子我乃平生見未嘗文字只今多可喜江湖他日莫相忘

故家歸來雲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行藏正爾未堅快又見春風登俊良

我憶當年諸老翁經綸事業久參同只今零落三星曉

未厭棲遲一畝宮自註云僕不能詩往年爲澹庵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徼倖多類此

程知錄洵本傳　　汪幼鳳

程知錄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少孤與龜山門人羅仲素蕭子莊數公游從韋齋學于閩韋齋贈以六言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爲文輒效其體不能屈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硏未逢秋之嘆家故貧至鼎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韓溪翁晦庵先生表其墓洵初以詩文求教文

公公答書曰如欲爲文章士而已自應不在人後如果
有意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
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爲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
十書載于大全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簿士友雲
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
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僞學之流之語洵與
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公答書曰今日方
見吾弟行止分明又云滕琪兄弟謂與吾弟爲中表因
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此學得從學者衆漸以成

風亦非細事洵没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之才學而遽止此耶有尊德性齋小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寳玉大弓云其後有名櫄字文伯均宋家乘作伯文韓溪翁之猶子也謁文公於精舍求爲學之要復往見南軒先生討論皇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遂留學一年歸文公語之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篤意家學不事舉子業里有訟不決者爲開

道理雖頑嚚亦感悟丙午歲歉鄰境有椎牛刼禀因爲
囑聚檦挺然入羣從容撫喻衆解散去其家學淵源素
知於人如此年五十作原化論深達性命之理纂集先
賢格言若干卷晚號翠林逸民

程克庵傳　　程曈

先生名洵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姓程氏婺源人
韓溪翁之子晦庵先生文公之內弟也姓繫世德見文
公表韓溪墓先生少有意祿仕因攻進士業授經之暇
則取時文誦習而學焉然非所嗜也間獨取河南程氏

詹山蘓氏之書讀之自謂心開目明怳然若與數先明
者對坐於卷中而親聞謦欬也久之文公自閩還一見
愛之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先生每欲棄去進
士業一意學問以求進於聖賢之域貧不果也屢薦不
第後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尋主衡之衡陽簿
臨江劉公清之與州事先生以縣吏見劉公曰子所遺
吾書自爲之邪抑倩人邪先生曰自爲之也劉公頷之
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
公事竟往往延先生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

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不以屬吏遇先生也而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丞相周益公必大弭節里中敬其學行屈輩行與之友僞學難作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文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將代遽以疾卒乃慶元丙辰九月八日也年六十二文公聞訃哭之慟爲文祭之曰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

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計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先生之學初敬慕蘇氏之議論復謂程蘇之道同蓋嘗是時世之學士大夫惟蘇學是尊也文公與之辨難數千百言卒竟從事于語孟濂洛之書剖析推明文公亟稱許之其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當其理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學易言理 朱子曰此說是 於論語曰四時行百物生皆天理之流行

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由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加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朱子曰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語者每以已意曉之然亦不能如是之快也

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

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反復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此說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於正蒙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朱子曰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

於上蔡語錄眞我之

語曰不必如此立論恐啟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眞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小疵也朱子曰此說甚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發明經傳類如此每謂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敎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知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爲知也

凡此皆爲學用力處朱子曰善故云於誠上甚得力也朱子曰誠字得力甚善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爲更曰尊德性所著有尊德性齋集十卷文公稱其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老先生猶撫掌降嘆況熹尚未足以盡窺其一二其敢有妄議乎益公序之曰議論平正辭氣和粹楊誠齋愛之如寶玉大弓云

婺源縣志儒林傳

宋程洵字允夫號克庵韓溪人朱子之內弟也以詩文介求教朱子答曰如欲爲文章士自應不在人後如果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朱子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爲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十書載於大全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主簿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朱子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使君不協臺章有云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僞學之流朱子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洵没朱子祭之文云中外

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有克庵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祀鄉賢

徽州府志儒碩傳

宋程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韓溪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也從韋齋學於閩洵世其家學從朱子遊朱子雅重之嘗以詩文示朱子朱子答書曰欲爲文章士自不在他人後如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由是

益自刻勵務求實修以道問學名其齋朱子易之曰尊
德性因爲之銘又嘗寓書論爲學之要及克己之功往
復十數紙今載大全集者十三書耳任衡陽簿調廬陵
録參與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録程洵亦在僞學之
流之語朱子與書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又曰滕
珙兄弟與吾弟爲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
此學得從事者衆漸以成風亦非細事葢是時朱子闡
絶學於閩而篤志愛信倡明其道於新安者洵實爲稱
首焉所著尊德性齋集凡十卷楊誠齋愛之爲如寶玉

大弓云

曉湖尊德性齋記

宋程允夫先生居婺源之韓溪其讀書之齋名曰道問學朱子易之曰尊德性而銘之先生七世孫雷耕自韓溪遷曉湖迄二十世孫昌復於曉湖建尊德性齋桐城姚鼐書其楣昌之子均寓書於陽湖惲敬請爲之記均之書曰齋背山臨流中爲堂左右翼以亭後爲寢寢之右爲小軒其餘皆乙丙舍也經始於嘉慶十有七年十月癸卯至十有九年正月癸巳落其成凡爲木之工二千四百有八雕鐫之工四百五十有二鍥之工

百有二板築百四十有五穿池千有十運土石千二百有三散觀古者作記之法是書之言盡矣若以論多多附之其體爲不正雖然是齋之義不可不明於天下後世則請得詳語之卽以爲是齋作記之體宜如是君子當亦無尤焉夫性也者自天而之人者也德性也者自天而之人之仁義禮智信是也自老子莊子不以五者爲性而斥而棄之後之言性者反之於心芴乎芒乎不得性之所在見其倪之貫百骸總萬事以爲吾之性在焉故爲佛氏之書者其始以作用言性作用卽知與能

也是所謂性者貿貿然飲食蹩蹩然男女而已於是以爲未足遂舍能而言知而以眞智爲性是所謂性者煩然而來窅然而往而已於是又以爲未足遂舍推測之知而言湛定之知而以性海爲性是所謂性者澄然而內明燿然而外朗而已世之儒者其言性大半出入於是焉而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爲最近合之老子不皦不昧莊子眞知之說皆無殊異其弊由於不以五者爲性故不得不屢遷數變求其說於汪洋濵涬之域如此也夫性如元氣五性如五行元氣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即

五行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元氣性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即五性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性含五行無以見元氣含五性豈可以見性哉文言曰敬以直內論語曰修己以敬敬之義柰何本經首章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故君子愼其獨數言是也聖人之言敬用力如是葢急敕之至則肌膚會筋骸束氣順體從識明力從其始也勉強以企其繼也服習而適其後合動靜始終皆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五者如芽之在孚不能茁如泉之在石而能

達如帝天之臨師保之輔而不敢褻此尊德性之義也後人言德性既襍於佛氏矣其尊之之功能不入於佛氏哉觀氣象養端倪皆是也朱子此銘平正而切近然平日言存養而曰提撕曰管帶不以大力全功言之於義有未備焉不可不察也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乙丑後學惲敬謹記

性如元氣一段推明孟子之意勉强以企一段發明程子之說能使吾儒之書一無滲漏異端欲指摘而不能子居自記

宋錄參府君爲朱子內弟坐僞學廢職有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必大爲之序前明宏治中族祖東軒公得其遺稾命從子歷峰參政公校刊於淮約爲三卷梓本又復不傳嘉慶戊辰冬刻韓溪程氏世德錄遍求族中藏本始得文模公手抄此集遂重刻之均校劉序爲劉子十有七今存十己逸其七爲記三句三應爲二見周益公序集中有董崇本字說而劉序脫說一二字其餘一一與劉序合又校世德錄中載錄參府君爲許氏琴堂棋軒記朱聖道府君壙記俱本集所遺今補集後錄

參府君没朱子有所爲祭文若詩皆宜附載本傳道命
錄府縣志儒碩傳及今陽湖惲子居爲先君子重刻尊
德性齋記亦例得附載戊寅夏均客吳門晤鮑君志祖
出集求校許附叢書行世乃謹記得集之原委於後云
嘉慶戊寅夏四月二十一世孫均百拜識